

阿毛姑娘*

丁玲

1928-07

第一章

一

这是一个非常的日子，然而也只在阿毛自己眼中才如是。阿毛是已被决定在这天下午将嫁到她所不能想象出的地方去了。

初冬的太阳，很温暖的照到这荒凉的山谷，阿毛家的茅屋也在这和煦的阳光中灿烂着。一清早，父亲(阿毛老爹)照例就走到菜园去浇菜。但当他走回来时，看见在灶前正烧着饭的阿毛，于是便似乎在说笑话一样，而笑容里却更显露出比平日更凄凉，更黯澹的脸：“哈，明天便归我自己来烧了。”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1012213453/https://www.kanunu8.com/book3/8372/186100.html>

这声音在这颇空大的屋子里响着，是很沉重的压住阿毛的心了。于是阿毛又哭泣起来。

“嘿，傻子！有什么哭的？终久都得嫁人的，难道就真的挨着我一辈子吗？莫说养不起，就养得起，我死了呢？”

阿毛更是大声的哭着，只想能扑到父亲的怀里去。

阿毛老爹又笑着来宽慰她：“那边很好，过去后总不至象在家里这样吃苦。哈，你还哭，好容易才对着这样一户好人家呢。你怕丢下阿爸一人在这里不放心，所以哭？不要紧的，等下三姑会来替我作几天伴，阿宝哥还赖着要住在我这里呢。他也无家，愿意来也好，就把你睡的床让给他吧。”

然而阿毛更哭了，是所有的用来做宽慰的言语把她的心越送进悲凉里去：是觉得更不忍离开她父亲，是觉得更不敢亲近那陌生的生活去。她实在不能了解这嫁的意义，既是父亲，三姑，媒人赵三叔，和许

多人都说这嫁是该的，想来总没有错。并且这疑问也只能放在心里，因为三姑早就示意她，说这是姑娘们所不当说的，这是属于害羞一类的事。虽说她从她所懂得的羞上面，似乎领略到所谓出嫁，不过她总觉得这事大约于她或她父亲有点不利，因为近来她在她父亲的忙碌中，是常常得了些不安去。

若是别人只告诉她：有那末一家人，很喜欢她，很需要她去，不久就来接她了，那末，她一定会高兴的穿起那特为她预备的衣裳，无论她是怎样爱她的老父，怎样对于这荒凉的山谷感到眷恋，但是那好奇的心，那更冀求着热闹和愉悦的心，是会使她不愿挂虑到一些纷扰的事，因为在她的意想里，对于嫁的观念始终是模糊的，以为暂时做着个长久的客。

现在呢，她是被别人在无意中给与了她一些似乎恫吓的好意，把她那和平的意念揉成一种重重的，纷纷的担心，而她所最担心的日子，她的婚期，竟很快的大踏步就来了。吃过早饭，三姑就来了，还带来一葫芦酒。

阿毛老爹说：“唉，这个年成，喝什么酒？我是越简便越好，所以在阿毛的好日子，我也没请客，想在后天回门时，一同吃个便饭就算了。等下只有阿宝会来帮帮忙，其实是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三姑是一个五十岁上下颇精明的妇人，虽说也正是从这茅屋嫁出去，然而嫁得颇好，家里总算过得去。只是未曾生下一个半个她所热盼的儿子，所以她很爱阿毛，又常常周济一下这终年都在辛勤中，还愁着难吃饱的父女。她固然很能够体贴她贫困的哥哥，不过她总觉得既然是阿毛的好日子，又只阿毛这一个女，所以她表示了她的反抗：

“我告你，年成是年成，事情是事情，马马虎虎不得的。看你还有几个今天？”

但是一想到今天，她就住了口，又自己圆转她的话：“本来，也难怪，昨天一箱衣，就够人累了。客不请，也算了，只是总得应个景。横竖是自家几个人，小菜也现成的。橱里鸡蛋还有吧，阿毛？”

在她眼里看来，阿毛也很可怜，虽说她也曾很满意过阿毛的婆家，且预庆她将来的幸运，不过她总觉得连阿毛自己也感到这令人心冷的简陋。于是她拥过阿毛来，细心的替她梳理发髻。

其实阿毛并不如是。她是在很温柔的自己理着鬓前的短发，似乎已忘了这非常的事，在很平心的注意听两个老人讲着许多年前的旧话。

在吃酒的当儿，才又伤起心来，这是完全为了舍不得离开这十几年所生活的地方，舍不得父亲，舍不得三姑，舍不得菜园，茅屋，以及那黑母鸡，小黄狗，……

然而总得走的，在阿宝哥来不许久，从很远很远便传来锣声，号筒声……。于是阿毛老爹就叹了一口气，走到屋外去，阿宝就忙着茶的事，三姑更一面陪着揩眼泪，又来替她换衣裳，阿毛是真真的感到凄凉在哽咽着。不久，轿子就来了。除了三个轿夫外，还跟来媒人赵三叔，和一个阿毛应该叫表舅的六十多岁的老人，他们都显着快乐的脸在恭贺着。三姑听说

在路上还得住一夜店子，就不放心，才又商量好，让阿宝哥送一程，等黑五更轿子又动了身时再回来。于是阿毛才也又宽心些，因为那老头子；那不认识的表舅，又是那样一个忠厚的像，赵三叔也跟着去，想来或者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

悄悄的又听了许多三姑叮咛的话，知道过两天还要回来的，所以只稍微又洒了几点泪，便由老父抱上轿了。

这走的凄凉，是只留给这两个对挥着泪的老人的，三姑便想到当日自己出嫁的事，父亲是很深的在忆念着死去多年的阿毛的娘了。阿毛的娘，也是正象阿毛一样，终年都是很快乐的操作着许多的事，不知为什么，在刚刚把阿毛的奶革掉时，就狠狠的害着疟疾了。头一次算挨过，第二回可完了。于是老人又把希望和祝福，向太阳落土的那方飘去，那是阿毛的轿子走去了的那方。

在轿子里的阿毛呢，只不耐烦的在想那不可知

的一家人家的事。

二

其实一切她都想错了。她实在没有想出那热闹来，那麻烦来，她只被许多人拿来玩弄着，调笑着，象另外的一种人类。这时她真该来痛哭了，但她却强忍着，这是她第一次懂得在人面前所吃的亏。她只这样想：“后天回去了，我总不会再来的！”

这家，这才是阿毛真真的家，是姓陆，本也是阿毛同乡的人。但撒来这里，这有名的西湖边葛岭，是快有四十年了。早先是由阿毛的阿翁划渡船来养活一家人，现在是变得很兴隆了。这个老头子，还是划着船，不过已是很漂亮的，有布篷，有钢栏，有靠背藤座的西湖游船了。两个儿子呢，就替别人家种了几亩地，其实单凭屋前的一百多株桑树，每年进款也就够可观的了。阿毛，这算是第二的媳妇。那大的已进屋十来年了。从前是由于家计未曾很满足的热闹过，现在就大大的请客了。客大约总属于划船的人，旅馆里的茶房，账房先生，还有几个熟店铺，丝行里的，其外便是几个庙里面帮闲的朋友，以及邻居之类。

客人既是如此混杂，早知道主人是不会厌烦嚣闹的，所以都豪饮着那不十分劣的绍兴酒，加以那新娘的菲薄的嫁奁，抬不起他们的敬意来，所以他们只是那样毫不以为意的来使人受窘。阿毛真觉得苦，但她知道还另外有一个人也正象她一样在受人调排，她不禁又同情着那与她同命运的人，只想把头昂起去看看，不过想起三姑的话，头是依旧垂着，垂着，不怕已是很痛的了。

实实在在，这使她同情过的另外那人，便是她还未曾十分领悟出的所谓丈夫，他更吓着她了。她只想能立即逃回家去，她是并未曾知道她是应该被这陌生男人来有力的拥抱住，并鲁莽的接吻。她只坚决的把身子扭在一边无声的饮泣着。那男人也就放了她，翻身睡去了。

一切的人都非常使她害怕，无论她走到什么举方，都带着恤怯的心，又厌恨着那每个来呆望着她的脸的人。直到又要预备回去的那天早上，她才在眉央

上展开那蹙紧了的她的心来。

事实自然不是象她所想出的那样简单，那样无拘无束，终于她又别了她开始才发见的福乐来。是有十多年了，自己就都是生长在那样恬静，那样自由的仙谷里吗？她好生伤感，好生哭泣（是一生所未曾有过的）的向将要离别的一切都投过去那深深的一瞥，才又随着她那很健壮的夫婿走向她所惧怕的那个家去。

这家的位置，是在从葛岭山门通到初阳台的路边的山坡上。屋前满植着桑树，在冬天是只剩枯枝了，因此把湖面却更看得大，白堤只是象一缕线样的横界在湖的中央。屋后是一个姓陈名不凡的“千古佳城”，后来又盖上许多类似洋式的房子，佳城便看不见了，却从周围的墙上，悬挂出许多花藤，在冬天也只显得是如丝一样的无次序。左首是通到另外几个深幽的山坳去，那里错错杂杂的在竹林中安置着几所不大的房子。右边，便是上山去的石板大路了，路旁遍植着松柏，路的那边，便又是一所为松柏遮掩不住的粉着淡湖色的房子。在界于屋与路之间，便是一条已将

完全干涸了的小溪。这里是同样排着杭州乡下式的瓦屋三家，她的家便是最右临着溪，临着大路的一家，是既静，且美，又宜于游玩，又宜于生活的一个处所

三

刚住下来，依然还是不安，仅仅从一种颇不熟习的口语中，都可以使她忽略去一切美处。然而时间一拖下来，也就很惯了。开始是团团的笑，抹去她所有对人的防御的心，这笑是如此天真，坦白，亲爱，竟好象从前家中那黑猫的亲昵的叫声了。她时时来找团团，团团又欢喜她。因为常同团团玩，团团的娘，她大嫂也就常同她来闲谈了。大嫂是一个已过三十的中年妇人，看阿毛自然只是把来当小孩看，无所用其心计和嫉妒，所以阿毛便也感到她的可亲近。

第二便是颇能爱怜她的夫婿了。这男子是比她大八岁，已长成一个很坚实的，二十四岁，微带红黑的少年，穿一件灰条纹布的棉袍，戴一顶半新的乌打帽，出去时又加上一条黑绿的围巾，是又带点城市气的乡下人。冬天没有什么事，又为了新婚，得准许在

家稍微滞留一下的，有时就整天的留在家里劈粗的树干。所以在阿毛梳头发的当儿，他也可以去替她擦一点油，在阿毛做鞋子的时候，他又去替她理线。只要是阿毛单独留在自己的小屋子中时，他总得溜进去试用他许多爱抚，起始阿毛是很怕他，不久就很柔顺的承受了，且不觉的便会很动心，很兴奋，有时竟很爱慕起这男人了。他又替她买了一些贱价的香粉香膏之类的东西，于是她在一种好报答盛情的谦虚中，很珍惜起她一双又红又壮的手来，发髻也变成一个圆形辫式的饼。

阿婆看见她很年轻，只令她做点零碎的小事，烧火，扫地，洗衣裳……自然是比起在家中又要锄地，又要捡柴，又要替父亲担粪等等吃力的事，是轻松得多了。所以每天她总有得空闲时候去同侄女们玩，大的侄女是在邻近的一个平民学校读书，是已在三年级的一个十岁的伶俐女孩。第二，便是不很能给她欢喜的一个顽皮孩子，小的，便是囡囡了，囡囡只两岁，时时总喜欢有人抱，一看见阿毛，便拍着手，学她娘一样的叫着阿毛的名字，“阿毛……阿毛……”

邻家也是操着同样生涯的两家，阿毛在这里使得两个很投洽的女伴。三姐便是住在她间壁的一个将嫁的十九岁的大姑娘。在阿毛的眼中，是一个除了头发太黄就没有缺憾的姑娘。人非常聪明，能绣许多样式的花，这令这新来的朋友很吃了惊的。阿招嫂是用她的和气，吸引得阿毛很心服的，年纪也才二十多一点，穿得很时款的一个小腰肢瘦的妇人，是住在那靠左边的一家。她一看见阿招嫂走往溪沟头去了，于是她也走下石级去，在用石块拦成的那小水洼中淘米，趁这时，她们就交换起关于天气，关于水，关于小菜的话来。或是一听见在屋前的坪坝上传来三姐的笑声，她也就又赶忙把要洗的衣服拿往坪坝上去洗。从三姐的口中，她是可以听到许多她未曾看见，也未曾听过的新鲜的事体。三姐说起城里来，上海来（三姐是在九岁上到过那里的），简直象一种神话中的奇境，她揣拟都无从揣拟了。

一到夜晚，从远远的湖上，那天与水交界的地方，便灿烂着很繁密的星星。很大的金色的光映到湖水里，在细小的波纹上拖下很长的一溜来，不住的闪耀着，象无数条有金鳞的蛇身在不动的蜿蜒着。湖面

是静极了，天空也很黑。那明亮的一排繁星，就好象是一条钻石的宝带，轻轻拢住在一个披满黑发的女仙的头上。阿毛是神往到那地方去了，她知道那就是城里，三姐去过的，阿招嫂也去过的，陆小二，她夫婿也去过的，所有的人都去过。她不禁艳羨起所有的人来了。她悄悄的向陆小二吐露了这意思，是还带着怯怯的心，怕所得来的是无穷的失望。

陆小二一听到他幼小的妻的愿望，便笑着说：“没有什么可看的，尽是人，做生意的。你想去，等两天吧，路远呢。”

于是她小小心心的又来盼望着。到十一月尾的一天，这希望终于达到了。

四

在这旅行之中阿毛所见的种种繁华，寓丽，给与她一种梦想的根据，海一个联想都是紧接在事物上的，而由联想所引伸的那生活，都一切，又都变成仙似的美境，能把人捆缚得非常之紧，使人迷醉的升沉

到里面，不知感到的是幸福还是痛苦，阿毛就由于这旅行，把她那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，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用思虑的少女了。

同去的人，连自己也算进去，四个人：三姐两母女，还和着大嫂的女儿玉英，因为这天是礼拜，学校放了假，也要陪伴着去玩的。阿毛遵依着夫婿的话，从衣箱中翻出一件最好看的大花格子布的套衫，罩在粗蓝布的棉袄上，在镜子里也很自诩的了。然而小二却摇着头，于是又交给三姐一块钱，是替阿毛做衣料用的，阿毛也就更高兴了。实实在在这虚荣确是小二很鼓舞了她的。

出去的时候，是早半天。她们迎着太阳在湖边的路上，迤迤迤迤向城里走去。三姐一路指点着她，她的眼光也就始终现着惊诧和贪馋随着四处转。玉英不时拿脚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，并慢声的唱那刚学会的《国民革命歌》。阿毛觉得那歌声非常单调，又不激扬，只是苦于不能说清那自己从歌声中得到的反感，于是就把脚步放慢了。一人落在后面，半眯着眼睛去审视那太阳。太阳正被薄云缠绕着，放出淡

淡的射眼的白光。其外有许多地方，望去不知有多少远，不知有多少深的蓝色的天空。水也清澈如一面镜子，把堤上的树影，清清楚楚的影印在那里，而且一动也不动。

不怕天气已很冷，沿路上还是有不少烧香的客。那穿着老蓝布大衫，挂着大红，杏黄香袋的能走路的小脚妇人，都是那样显着乡憨的脸，大踏步的往前赶路。

于是三姐说：“这都是往天竺去的咧。”

她忍不住又问天竺是什么地方，原来是几个香火非常之好的寺庙。而且到天竺去，还得走过一个更其堂皇的，甚是有名的庙，那里烧香的人更多，去玩的也多。为了香客们，游客们的需要，那儿又开了不少店铺。她还想再去问一问那庙的名字，然而已走上一道桥，桥旁矗立着一座大洋房，这是出她想象中所有的那样巍峨，那样美好。她注视的望到那悬在天空中飘扬的一树旗子，她心也象旗子一样，飘扬个不住

她走拢那门去，是一个铁栏的门。从门隙中她想看清一切，慌张的把眼睛四处溜走，忽然，便从她脑背后响起剧烈的喇叭声，并和着重载的车轮轧轧声，把她竟吓昏了，掉过头来就想跑。但就在她前面，便冲来一辆长四方笼子样式的大车，黑压压的装满一车活的东西，擦她身前就冲上桥去了。路旁的眼光，全注到她身上，许多笑谈也投过来，她痴迷的站着在找她的同行者。

“啊一哟一哟一天哪，快来吧！”这声音非常熟，所以她不困难的就望见三姐她们已走到一条街市上了。于是她走拢去，侄女玉英也嘲弄了她。

似乎象受欺了一样，很含点悲愤，但瞬息又忘了。虽说这街市很破乱，阿毛也颇感到趣味，一手拖着三姐的娘的手，随着走，又来留心到街两旁的店铺。有些店铺中又坐满了人在喝着茶，阿毛觉得很有趣。但所有的人，又都是正如同她公公，她父亲舞着大手在谈天的一些穿老布的乡下人，所以她又忽略过去，只很艳羡那些偶尔摆在茶桌边的鸟笼，那里是关有

不知什么名字的鸟儿，又好看，又机伶。

阿毛想：“一定到了。”

三姐只在唇上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才一半路呢，就走不起了吗？不是为什么那样急于要到呢？”

这城里好象一个神奇的，也许竟不能走到的地方了，在阿毛是如此以为的。

是的，在她那可怜的梦想中，不知道是怎样的把一切事物幻想得多么够人笑！只要有人去一注意那在湖滨马路出现了时候的阿毛的脸，就可知道这正是一个刚从另一世界来的胆小的旅客。什么事物也不能使她想出一个回答来！连那裹着皮大氅，露着肉红的小腿在街上游行的女太太们，她都不知这也正是属于她一样的女性。她以为那只是别人特意把来装饰起来好看的，象装饰店铺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她总也把眼光追过去。实在那太好看了，那好象假装上去的如云的光泽的黑发，那弯眉，那黑眼，那小红嘴唇，那粉都都的嫩脸，一切都象经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，她并且看见所有街上人的眼光，也正在跟着那咯咯的高跟缎

鞋走，她就越觉得城里的人聪明，在如此宽阔，热闹，阔气的马路上，会知道预备几个美丽的，活的，比鸟儿，比哈吧狗，比什么都动人的东西，来让人浏览，这图舒适的方法，不为不想得周到了。并且她疑心她自己怎么也会插足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，她欣赏这样，欣赏那样，在她是不是生来也就安排定这福气的？

一行人，弯弯拐拐走了几条热闹的街，她遇着许多男的女的，穿着一些她不知是什么东西做的衣服，又光华，又柔软，样子也是令人只想去亲近，又令人不敢去亲近。他们都是坐在洋车上，汽车上（这也是刚才学来的知识），在街上游行，在店铺的沉重的大门边进进出出的。阿毛这才领悟为什么城里要设着这许多店铺，许多穿粗布衣的人来服侍，自然是为的他们。这时阿毛还没有想出为什么那些人会不同，不过立即便来了机会让她了解。

不久，她们走进一个堆满布匹的店铺了，那些美丽得正如阿毛所艳羨，所景仰的人们身上的布匹，闪着光，一长条，一长条，竟是那样不爱惜的拖在玻

璃窗的后面，阿毛问，阿毛知道了她也将要在这店铺中拣一段好看的布匹做衣服，为了过年穿。她是觉得什么都好，既然也可以进来由自己拣，无论在窗中拖着的，在架上堆积着的，在匣子里安放着的。三姐替她拣了一段绿色的自由布，夹着一缕缕的白条，象水的波纹一样，她欢喜得跳了，但是三姐自己拣的，却令她仿佛更喜欢。她希望也同三姐一样，然而三姐笑了。三姐说小二哥只给她一块钱，若是定要买三姐买的假花哗叽，则要二块多了。

阿毛本没有想到要做衣，而小二要去爱惜她，自由布本已太够她满足，但既懂得是因钱少了却得不到假花哗叽，自自然然她会忘记她夫婿的好意，并且似乎在刹那间，她狠狠埋怨了一下那特省下别的钱为她做衣服的小二了。本来也是，引诱她去欲望，而又不能给她满足。她只是想：“为什么他不给三姐两块多钱呢？”

回来的时候，在第二码头，雇好了一只船。荡漾的湖水，轻轻把她们推了开去，是离这繁华的都市，一步一步的远了。她把眼睛避过一边来，大声的叹

着气。不过快到家时，她又非常快乐了，那还是一种虚荣。当三姐和玉英教她辨识她们自己的家时候，她看见她们的家是深深藏在一个比左近都好的山洼里，且在这山洼里，隐现着许多精致的小屋。从湖上望去，好象她们的家，就正在一幢红色洋楼的屋上面。这是幸而她忘记了在这山洼里，就仅仅只她们几家是用旧的木板盖成的几家简陋的小瓦屋，而随处还须镶补着旧的，上锈的洋铁板，且满屋都堆着零星的东西，从作工，至吃饭，又到睡觉的什么破的，舍不得丢弃的什物都在那里。

五

新的生活，总是惹人去再等待那更新的。阿毛生活在这里，算是非常快乐了，又忙着过年，阿毛整天帮着阿婆，大嫂，兴孜孜的做事。把父亲，三姑，一切都忘记了。一到晚上，阿婆便约了隔壁婶婶来打纸牌，她偷闲就来看，有时就躲在自己房中同小二玩。近来小二更爱她，她也更乐于接受那谑浪。有时间婆在外间里喊倒茶，而小二偏反把腿夹紧些，好看她着急。她虽说恨小二太同她开玩笑，但她越觉得要同

小二相好了。小二的手虽粗，而放在她胸上，是一样的象有电，她就在发烧，只想把这手拿开，而身子反更贴紧小二了。什么人都觉出他们两家头很好。小二自己也感到他的妻是一天一天更温柔了。

过年很热闹，是她一生中所还未尝过的热闹。新年里，又由大嫂引着在庙里玩了几次。这庙就是在她们隔壁那洋房的前面，是一个很有名的玛瑙寺。寺的命名的意义，自然她是不懂得，不过那大殿的装潢，那屋宇的高朗，她是也会赏鉴的。并且那里面几个很会说笑话的和尚，几个帮阔朋友，都非常有趣。阿婆也来庙里打过牌，住在玛瑙山居（就是她家隔壁的洋房）看门的金婶婶也常往庙里去。庙里有个叫阿棠的后生，她从她的本能觉得这人也正在拿小二望她的眼光在望她。她很怕。阿棠生得又丑。不知为什么她还是欢喜往庙里去。实在庙里比家里好。仅仅就家里那瓦檐也就太矮了，好象把一个人的灵魂都紧紧的盖住，让你的思想总跑不出屋。

闲了时，依旧在三姐处学来许多故事，三姐又津津有味的愿意教她。不知还是三姐觉得谈讲这些有

趣味，还是想从这不倦的言谈中暂时一慰自己对于许多物质上的希求。

总之，她总算是很幸福了。而且她真的也曾觉得很快活来。不过一到春天后，不知为什么总有许多事物把她极力牵引到完全堕入一种思想里去了。

第二章

阿毛从小就生长在那荒僻的山谷。父亲是那样辛勤的操作，所来往的人，也不过是象父亲一样忠厚的乡下老人，和象她自己一样几个痴傻，终日勤着做事的孩子。没有事物可以使她一想到宇宙是不止就限于在她谷中的，也没有时间让她一用她生来便如常人一样具有的脑力，所以她竟在那和平的谷中，优游的度了那许多时日。假使她父亲，她姑母不那样为她好，为她着想，嫁到这最容易沾染富贵的西湖来，在她不是顶好的事吗？在那还依旧保存原始时代的朴质的荒野，终身做一个作了工再吃饭的老实女人，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幸福。然而，现在，阿毛是已跳在一个

大的，繁富的社会里。一切都使她惊诧，一切都使她不得不用其思想。而她又只是一个毫无知识刚从乡下来的年轻姑娘，环境呢，又竭力去拖着她望虚荣走，自然，一天，一天，她的欲望加增，而掉在苦恼的里面，也就日甚一日了。

在新年里面，本是很快乐的，所接触的一些人物，也使她感到趣味。当然，她是只看到那谦抑，那亲热，那滑稽，而笑脸里所藏住的虚伪和势利，她却无从去领解。所以她终日都在嘻笑中，而带着热诚去亲近所有的人，连从前曾一度很扰着她的那城里的繁华都忘掉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天气不很冷，温和的阳光正晒在屋前院坝里。她和大嫂在那阳光处黏鞋底，三姐，阿招嫂她们也各自搬着小椅在屋外作活。几人谈谈笑笑的，也很不寂寞。大嫂又时时把她黏好的鞋底拿给别人看，大家又来打笑她。她是非常愧惭，很悔从前不学好这针线，现在是全亏了大嫂来教她。

正在说话很有劲的三姐，忽的把话打住了，阿

毛看见她在怔怔的望到外面。阿毛也就掉过头来，原来从山门外已走进两个人来。那穿皮领的，那阿毛从前所看见过的美人儿，正被夹在一个也穿有皮领的美男人臂膀间，两人并着头慢慢朝山上走。于是：阿毛又随着三姐走到挨溪沟的这头，等着他们。终于他们也来了，他们是那样华贵，连眼角也没有望到她那边，只是那样慢慢的，含着微笑的一步一步，两种皮鞋谐和着响声往山上踱。不知那男的说了一句什么话，于是女的就笑了，笑得是那样大方，那样清脆。柔嫩的声音，夹在鸟语中，夹在溪山的汨汨中，响彻了这山坳，于是连路旁枯黄的小草，都笼罩着一种春的光辉。笑完了，又把两手去互相抚弄那双玲珑的小手套。于是这手套，在阿毛看来，就成了一种类似敬神的无上的珍品。阿毛一直送着那后影登了山后，才怅怅的回转头来。阿毛看见三姐同样也显着那失意的脸，并且三姐又出乎她意料的做了个非常鄙屑的样子。

回到原位时，大嫂和阿招嫂正在谈讲那些时款的衣式。阿招嫂劝大嫂作一件长袍出门时穿，而大嫂称说她年纪已太大，不愿赶时兴。于是阿招嫂又说阿毛顶好做一件。阿招嫂又夸说阿毛生得倒很体面，加

意打扮起来，是顶不错的。大嫂也笑了她几句。

从此，阿毛就希望得一件长袍。其实她对于长袍和短衣的美，都不能分明的看出，只觉得在别人身上穿起总是好看的，阿招嫂既说长袍是时兴，那自然长袍比短衣好了。

并且，那女人的影子，那笑声，总在她脑子中晃。她实在希望那女人再来一次，让她好看得更清白点。她实在想懂得那女人到底是做什么的，就是说她要知道那女人的生活。她常常想，既然那笑声是那样的不同，若煮着饭，坐在灶门前拿起火钳拨着火时，不知又是将如何的迷人了。但是她立即就否认了。别人那样标致，那样尊贵，怎么会象她一样整天坐在灶门前烧火呢？于是她又想起烧火的辛苦，常常为去折断那干树枝，把手划破，并且那矮凳的前前后后，铺满着的脏茅草，脏树叶，把自己的鞋袜都弄得不象样了。阿毛是简直忘掉从前赤着脚在山坡上耙茅草，而两寸来长的毛虫也常常掉在她的颈上，或肩上的往事了。

不久，阿毛所希望的事，就慨然的来了，并且还超乎她所希望的，实在她应从此得到快乐了！

许多人都沸沸扬扬，金娉娉一早就跑过来报消息。阿招嫂说：“看样子很有洋钿呢！”

“上海来的吧？”三姐很迷乱的发着话。

阿婆似乎降临了什么好事一样，眯着眼向金娉娉笑：“你们今年一定可以多赚几个酒钱了。去年住的那和尚，很吝嗇吧？”

“是的，外面人手头大方多了呢。昨天看妥房子，知道我们是看门的，一出手就给了两块钱，说以后麻烦我们的时候多着呢，说话交关客气。转去时又坐了阿金的船，阿金晚上转来，喝得烂醉了，问他得了多少船钱，他只摇头，我总想至少也给了半块。早上我们还说，可恨上面住的黄家同老和尚又不搬，不然换几个年轻人来，好得多了。只有师宾师父还算比

较好些。”

金娉娉这一番话，把个个人脸上都加了一层艳羡的光，都想到那两块钱去了，心也发着热。于是阿婆和三姐的娘又都拜托金娉娉，以后有生意，请也照顾点。金娉娉是俨然贵客一样又在这里坐了一个钟头，大家都不敢怠慢的陪着她。

一吃过早粥，在玛瑙山居的大门前，陆陆续续就出现了许多人，扛着箱笼的，抬着桌椅的。阿毛快乐疯了，时时偷着跑到金娉娉家去瞧。直到下午二点多钟了，那穿蓝竹布袍的年轻听差的东家才坐了洋车来。阿毛认得她，那就是她所渴于欲一再见她的美人，那男子也正是那陪着她来玩山的一个。不过这次她的衣服又换了一件，依旧是皮领，高跟缎鞋，然而却非常和气，一进门就对金娉娉一笑，看见戴破毡帽的阿金叔，也点着头。阿毛觉得金娉娉是也可爱了，仰慕的去望她，而在这时，那和善的眼光，带着高兴的微笑的眼光，又落到她自己脸上。于是阿毛脸红了，心跳跳的反不敢再去望人。那女人呢，也就接过一根很玲珑的棍子，是她丈夫给她的，一步，一步的踱上那通到小洋房的曲径去。那步法的娉婷；腰肢微微摆

动的姿态，还是象那天游山时一模一样。

阿毛很想再随着走上去瞧瞧，又觉得非常气馁，无语的便退回家来了。

那久闭的窗，已打开了，露出沉沉垂着的粉红的窗帷，游廊上也抹拭得非常干净，放着油漆的光。

一到夜晚，刺眼的电灯光便射放过来，阿毛站在屋外，可以从窗帷里依稀看见悬在墙壁上的画，或偶尔一瞥的头影。阿毛想知道那里面的人在做些什么，常常一人屏息的站着听。可是都寂然。直到有一夜，是夜深的时候，阿毛被一种高亢的，悲凄的提琴声所惊醒。阿毛细细的听，识出这正是从那二对刚搬来不久的新邻居所发出的，阿毛听到那琴声直想哭了。她悄悄的踱到屋外来。然而那声音却又低沉下去，且戛然便停止了。瞬即灯光也熄了，一切又都寂静得可怕。

阿毛真想不出那声音是从什么东西上所发出，而那年轻夫妇为什么到夜深还不睡，并弹弄出那么使

人听了欲哭的歌调来。阿毛更留意到间壁了。

是有着明媚的阳光的一天，阿毛正在溪沟头清洗衣服，忽然听着一种声音，好象就从自己头上传来的一样，于是阿毛又跑上沟边的高岸。她看见那女人裹着一件大红的呢衣，把上身倾在栏杆上面，雪白的手腕就从红衣的短袖中伸出，向下面不住的挥着，口中不知在说些什么，又是那样的笑。而从玛瑙山居的门边，就转出几个同样的女人来，尖着声音在向上回报。这使阿毛恍然，原来那也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东西，也许有着成百成千在她们那社会里，就如同在阿毛的这社会，也就有着不少的正象阿毛，正象三姐的人在。

并且天气一暖和，山色也由枯黄而渐渐铺上一层嫩绿，所有的树都在抽着芽，游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。而来玩的，多半总又属于正象她邻居一流的人，这使得阿毛非常烦闷。纵然她懂得是由于她的命生来就不能象那些人尊贵，然而为什么她们便该生来命就不同，并且她们整天到底在享受一些什么样的福乐，是阿毛日夜都不安，把整个心思放在这上面的来由

去年的十月，是阿毛嫁到这里来，而现在才二月，这几家人家又忙着要吃第二场喜酒了。日子是选在清明那天把三姐嫁到城里去。三姐虽比阿毛嫁时更懂得离别的悲苦，时常牵着别人的手哭，然而在她脸上，却时时显着比她妈还焦急，默默的又隐藏不住那高兴的笑。三天，两天，母女俩又进城买衣料去，打首饰去，所有的人都看得出那两颗心也整天盘旋在热闹的街市里，早就不安于这破乱的瓦屋了。

三姐嫁得很阔气，在朋友中，邻居中很骄傲的就嫁到婆家去了。原来新郎是一个国民革命军中的军爷，新近发了点小财，而又似乎被神捉弄了一样，有一次逛湖，坐了三姐爸爸的船。凑巧那天三姐进城去转来，也一同坐着走了一程。那军爷本有老婆的，但却很看上了三姐，又欺着三姐爸爸的职业低，敢于开口要，谁知三姐一家人就都非常高兴的答应了。

等到三姐再回来，已变得不再是从前的三姐了。穿着一件闪光的肉红色花长袍，一双挖花皮鞋，虽

然不是高跟，但走路时样式，也随着好看多了。特别是连髻子也剪去，光溜溜的短发，贴在头上，并垂在鬓旁，而且那意气，是比什么都变得使人惊诧。她不再同阿毛她们随意说笑了。走的时候，还同阿招嫂闹了点小气走的。三姐的娘也觉得阿招嫂竟敢开罪于她女儿，是可气的事，女儿走后，又数说了阿招嫂几句。大嫂则属于同情阿招嫂一边，借着毫不懂事的团团笑着说：

“好宝贝，你要安分些，你娘是不得靠你卖给别人做小老婆来过活的。”

阿招嫂也不时投出那带刺的话，不过在三姐第二次回来时，她们又都非常艳羡的同三姐很要好了。

只有阿毛是不能了解为什么别人要轻视她，同时又趋奉她。阿毛只觉得三姐已更可爱，而且是跑到比她自己很高的地方去了。她把三姐的骄矜，看得很自然。那比三姐穿着得更好的女人，不是更显得骄矜吗？她并且想，如若她得有三姐的那些好衣服穿，那她的气概，将也会变成三姐那样了。所以她始终都非

常敬重三姐，还特别敬重那来曾见过面的三姐的丈夫。三姐又不倦的欢喜讲着他，那军爷的一些轶事，那轶事一到了三姐会说话的口中，就变成许多有趣味的事了。并且那主人翁似乎是一个神奇的人，一个十足的英雄了。

阿毛虽说很天真，但她却常常好用她的心思，又有三姐，阿招嫂等的教诲，所以也就早不是从前的阿毛了。这算是她唯一的损失。她已懂得了是什么东西来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。本是一样的人，而竟有人肯在街上去拉着别人坐的车跑，而也竟有人肯让别人为自己流着汗来跑的。自然，这使他们不以为羞的，都是因了钱的缘故。譬如三姐近来很享福，不就是因为她丈夫有钱的缘故吗？再譬如那些来逛山的女太太们，不也是因为她们丈夫或者爸爸有钱，才能打扮得那么美吗？那末，自己之所以丑陋，之所以吃苦，自然是为的自己爸爸自己丈夫没有钱的缘故了。从前还能把这不平归之于天，觉得生来如此便该一生如此，在这把命运看为天定中，总还可以消极的压制住那欲望。然而现在阿毛不信命了。现在她把女人的一生，好和歹一概认为系之于丈夫。她想：若是阿招嫂

不是嫁给阿招哥，而嫁给另外一个有钱的人，那她自然不必怀着妊还要终日操作许多事。假设三姐不给军爷去做小，而嫁到她生长的那山谷去，那三姐还能骄矜些什么呢？再譬如自己不是嫁给种田的小二，那总也该不至于象这样为逛山的女太太们所不睬，连三姐也瞧不起的穷人了。

当她一懂得都是为了钱时，她倒又非常辛勤的做着事，只想替她丈夫多帮点忙才好。

是养蚕的时候到了。阿毛从没有看见过，也没有作过这等事，不过她却比所有的人都高兴。阿婆本来只愿孵两张的皮纸就够了，但因了阿毛的劝说，也就孵了三张。从清早起来，到睡觉，都是阿毛在那里换桑叶。公公还说：“这孩子倒不懒呢！”

阿毛对小二是比以前更温柔了；总承着他的意思去做事。谁料得定小二将来不发财，不把他老婆打扮起来呢？阿毛总幻想到有那末一天，也许小二做了军爷，也许小二从别的方面发了财，那她就可以把这

双常为小二亲着的手，来休憩着。或者也去做点别个有钱女人所做的一些事。想来那事体也一定各如其衣饰一样的恰合身分，那一定非常有趣。而小二呢，小二是做梦也不曾知道正有人把火样，无限大的希望来在他身上建筑，且越堆积得高起来。他是整天都和着大哥无思无虑的跑到十里路外的田地里工作，看到太阳下山了，便又扛着锄头走回来。回来后，吃完饭，洗了脚，就快是睡的时候了。他连同阿毛玩都没有时间，也振不起心情，那里得知他妻的耐苦的操作中，会压制得，有极大的野心？

其实阿毛真可怜！什么人——就是连她自己也不会懂得，当她打起精神去喂蚕，去烧饭洗衣的那种想从操作中得到自慰的苦味！

阿毛已经消瘦了好多。大嫂总喊她歇一会儿吧，莫做出病来，她却总不愿住手，似乎手足一停止工作，那使她极感到焦躁的欲念，就会来苦恼她。她又认为这富贵之来，决不是突如其来，一定要经过长久的忍耐的。

一到夜晚，小二倒头就睡熟了。于是阿毛在黑暗中张着两眼，许多美满的好梦，纷乱的便来挤着她的心。有时想得太完全了，太幸福了，忍不住便抱着小二的脸乱吻，或者还吻在他身上，觉得那身体是异常热，自己也就发起烧来，只希望小二会醒来同着她玩一下，就仅仅用力来抱她一下，她不也就更可以象真的已尝着那福乐了吗？有一次，她实在忍不住了，推了几下都不醒，她就去拨那眼睛皮。小二是醒了，但立即在她光赤身上打了一下，并骂着说：

“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这小淫妇！”

这能怪小二吗？小二是整天走了那么多的路，做了那么多的事，是疲倦使他躺下来的。而在他自己，一个正在年盛力强的男人，他又是那么喜欢阿毛的，岂有不愿去讨好阿毛，而让阿毛感到不满？譬如有几个夜晚，他被阿毛转侧的声音所扰醒，而他就抱过阿毛来，阿毛温柔的身体又鼓舞了他，他不觉就在他妻面前很放肆了。

若是阿毛是真的感到需要这性的安慰，那阿毛

自然会很有精神的来回报小二了。但阿毛却又觉得小二是欺了她，可是她又不反抗，因为太忍受了，反更觉得伤心，这是当小二醒时，也许她正又在想到失意的事在很灰着心呢！

小二看到她冷淡，也无趣，有时又要骂着她几句。

并且常常当她一向他说起种田不好时，他也要骂她癫。他问她到底要做什么事才好，她又答不出话来。

小二纵不必定要有那远大的志愿，而象他妻一样，是只企望在有那末一天也会被人看得起些，但总也该特为他妻生出一种超乎物质的爱来。这样，或者那正在苦咬着欲望的焦愁的心，会慢慢从另一方面得到另一种见地，又快快乐乐的来生活也可能的。然而小二是一个种田的人，除了从本能的冲动里生出的一种肉感的戏谑和鲁莽，便不能了解其余的事，连想使他能变得稍微细致点，去一看他妻的不好言笑了的脸，他都不会留心到与在新婚时有什么变异。自然，在

这情形下，已成为一个有贪欲的他的妻，竟从此把他推远了去，是可能的事。

阿毛真的对于小二就起了剧烈的反感吗？不呵，无论她在她那种阶级中，那已是一个勇敢的英雄，不安于她那低微的地位，不认命运生来不如人，然而她却并不真真的认识了什么。她只有一缕单纯的思想，正如许多女人一样。她的环境告诉她不能恨丈夫，所以她依旧常常受人蹂躏，同时又因为她不了解人们定下的定义，背叛了丈夫去想到别的男人是罪恶，所以她又又在不知不觉中落在那更其不幸的陷网里，而其不幸是更苦恼了她。

早先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建筑在小二身上。这根据可以勉力使她去忍耐做她已有怨懑了的事。但是，慢慢的，她便觉得这希望是比梦还渺茫。而且小二一点也不能鼓起她再有此希望于他的心。这根据既失了凭藉，她自然是深受到那失望的苦绪，而对于一切，又都彻底的灰起心来。现在是鸡生了蛋，也没人管，蚕子正在上山的时候，而桑叶总换不及。阿婆和大嫂

几乎整天都在竹箔边，饭又弄得潦草，屋子又脏，所有的事都失了次序。有天晚上阿婆实在生气了，大声嚷着：

“别人养了儿子享福，我就该命苦，还要服侍媳妇！”

公公也知道是骂给阿毛听的。公公又不知道阿毛真懒散得怕人，只看到许久都是很勤快的，而忽然又那样骂着人，反替年小的阿毛有点不平，所以他淡淡的说：

“阿毛！你假使有了什么病，你就说吧！”

阿毛仍然懒于去回答。

“哼！病！在我们家很有着人去娇宠的小娘子，怎么不会有病！既然是那样娇嫩，就躺着去吧，横竖有人来孝敬的！哼！到底是害了什么病——莫不是懒病？”阿婆一口气说完了，又打着冷笑。

正在洗脚的小二，觉得母亲好象连自己也很着了恼似的，并且自己不来理这事，也决不会就停止的了。他讨好的也大声的嚷着：

“妈啦个 B，不做事，就替我滚回去！”

阿毛把眼张开来望了她丈夫一下，又把眼阖下来。什么地方都于她一样，她想，回去也成的。

不过阿毛并没有回去，也许这又是错。不久阿毛又犯着从前的老病了，而且更甚，一没有事，就忽忽忙忙的站在屋外，看山路上上下下的人。她左边那高处的房子里。也搬来两家象她右邻的人。他们进出又得走过她院坝，她常常等在那路口边去仔细看。现在她只看那衣饰了，她已不甚注意那脸蛋，觉得倒是走路时的姿态，反惹人爱慕些。所以在晚上，在黑的院坝里，她常常踮着脚尖去学，觉得似乎很象了，她就更不安。为什么自己就永该如此？阿拇嫂曾告过她，那些女人都是在学校念过书的。但阿毛一想，横竖也一样，未必她们念过书，就会不同于自己。未必她们会欢喜穿粗布衣，烧茶煮饭，任人看不起？未必

她们也不会只希望嫁的丈夫有钱而自己好加意来打扮？并且阿毛也不自量；阿毛不懂得所谓书是如何的难念，她以为如若她有钱，她自然也会念书，如同她也会打扮一样。

现在她把女人看得一点也不神奇，以为都象她一样，只有一个观念，一种为虚荣为图快乐生出的无止境的欲望，这是乡下无知的阿毛错了！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干的女人正在做着科员，或干事一流的小官，使从没有尝过官味的女人正在满足着那一二百元一月的薪水，而同时也有着自已烧饭，自己洗衣，自己呕心呕血去写文章，让别人算清了字给一点钱去生活，在许多高的压迫下还想读一点书的女人——而把自己在孤独中所见到的，无朋友可与言的一些话，写给世界，却得来是如死的冷淡，依旧又忍耐着去走运一条已在这纯物质的，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的女人。

若果阿毛有机会来了解那些她所羡慕的女人的内部的生活，从那之中看出人类的浅薄，人类的可怜，也许阿毛又非常安于她那能忠实于她的生活的一切

操作了。

阿毛看轻女人，同时她就把一切女人的造化之功，加之于男子了。她似乎是这样以为；男子的好和歹，是男子自己去造成，或是生来就有一定。而女人只把一生的命运系之于男子，所以阿毛总是那样想：“假设他也正是属于那一流穿洋服，拿手棍的人，就好了。”

然而这希望是无望，阿毛也早就不再去希望的，所以她现在只是对于每天逛山的男人，很细心的去辨认，看是属于那一类的男人，而对于那穿着阔气的，气概轩昂的，则加以无限的崇敬。至于女人呢，她已只存着一种嫉妒，或拿着来和自己比拟，看是否应不应有那两种太不相等的运命。慢慢的，她就更浸在不可及的幻梦里了。

六

白天，她常常背着家人跑到山上游人多的地方去，不过从始至终永久都没人去理睬她。她总希望有

那末一个可爱的男人，忽然在山上相遇着，而那男人就爱了她，把她从她丈夫那里，公婆那里抢走，于是她就重新做起人。她又把那所应享受的一切梦，继续的做下去。她又糊涂，又少见识，所想的又脱不了她所见的一些根据，有时竟想出许多极不相称的事。然而她依旧在山上走，希望凭空会掉下什么福乐来，或者不意拣到一个钱包，那里面正装得有成千成万的钱，拿这钱去买地位，去买衣饰，要怎样，便怎样，不也是可能的事吗？但那钱包似乎别人都抓得极紧，而葛岭上也决不会有金窖银窖等着阿毛去挖。因之，阿毛失意极了，也辛苦极了，反又兴奋着，夜晚长久不能睡，听到枕畔的鼾声，更使得她心焦。性子不觉的也变得很烦躁。譬如，阿婆骂了，就乘机来痛哭，恹了一小点气，总要跑到院坝里大柳树下去抹泪，连公公也看不过，常常叹息。侄女们看见她没有一点喜悦相，也不去惹她。大嫂总嫌她懒，跑到隔壁家去数说。三姐再也不转来了。就是三姐转来，不也只能更给阿毛一些不平吗？阿毛是除了那梦幻的实现，什么也不能给与她的需要。

那梦幻，终于来到了，但于阿毛是得的什么呢

一天，阿毛正穿一件花布单褂在垭坝里迎风坐着，那黑儿就汪汪的吠了起来。转过身来，阿毛正看见间壁洋房的那一对还和另外一个颇高的男人，从溪沟那边越过她这边来。她于是就站起身来看。那女人，只穿一件长花坎肩的女人，举着那柔嫩的，粉红的手膀，就朝阿毛摇了起来。阿毛不知那另外又送过来的笑脸是什么意思，心悸怦的跳，脸就红了，也不知怎样去回报才对。

三个人很大方的就走上她坪坝了，并朝她走来，她起先非常怕，看着几个异常和气的脸，也就把持住了。

“你姓什么？我听见别人叫你做阿毛，阿毛是你的名字，是不是呢？”女的那个更走近了她。

两个男人在互相说着阿毛连一个字也不懂的话
阿毛脸红红的点了几下头。

女的继续又来问着她的家里人，和她的年纪。

阿毛只觉得那两对正逼视到自己浑身的眼光的可怕。阿毛想躲回屋子里去。忽然她又想到莫非那男子，就是她所想象的那个，于是她心更跳了。她望了那人一眼，颇高，很黑，扁平的脸，穿着的却非常讲究。阿毛眼睛似乎正有着什么东西在烧着一样，焦痛得又垂下来了。她这时只想就随着那人跑去就好，假设那人肯递过一只手来的话。时间在她似乎非常走得慢了，她担忧着，深恐她会被什么人瞥见了会走不成。其实阿招嫂就在门边瞧，囤囤还在院坝那端玩。而阿婆这时也看见了。走出屋来就喊她。

她一听到喊声，就又朝那男人望了一下，好象含了无穷的怨怼一样。那女的呢。却反走在阿毛前边，在同阿婆招呼。阿婆也笑吟吟的走了拢来。阿婆又令她搬几张矮椅来给客坐。两个男人也同阿婆说得很熟了。

闲话说了半天，那女人的机伶丈夫望了阿毛一

眼，才又向阿婆说

“我们想拜托你一件事，希望你总要帮到这个忙……”

“总要竭力的，请说是什么事吧！”阿婆不等别人说完，插着来说话，显然很有兴味的样子。

那人又踌躇了一下才又接着说下去，其余两人都含着微笑在听他说。

“这位先生，”手拍了一下那黑高个儿，“是住在哈同花园，是国立艺术院的教授，是教学生画画的。现在他们学校想请一个姑娘给他们画，每月有五十几块钱。这事一点也不要紧的，没有什么难为情。我们觉得这位姑娘就很好，不知你们肯不肯答应？”

阿婆脸色变得很快，但又为了在阔人面前，依旧又装着笑，说是阿毛有丈夫的人，怎么能是他们又解释那做那样营生。于职业，且保证说那里的人都是规矩不过的。

阿毛自己是什么也不懂，只以为那男人一定是爱她，才如此说，听说又有钱，更愿意。及看见阿婆总不肯，心就急了，并且那几人觉得既无望，站起身也就预备走，阿毛忍不住就叫了起来：

“我要去的！我要去的！为什么不准我去？”阿婆一掌就把她打在地下了。当她抬起头时，她还看见那男人最后投给她一个抱歉的眼光。

连夜小二也非常咆哮的打了她，公公也骂，所有的人又故意给她看一些轻视的眼色，阿毛哭也不哭，好象很快乐的挨着打。

七

这能说她是一生来就是如此温柔吗？恐怕光靠性情不会撒赖，未必就能如是忍耐那接连落在身上的拳头。她实实在在咬着牙齿笑。有那末一种极蠢的思想正在鼓舞她去吃苦呢，她总觉得拳头越下来得重，她的心就跑去得越远，远到不可知的那男人的心的处所去了。并且这痛也好像是正为了那欢喜自己的男人

才身受的，所以倒愿意能多挨几下也好。而在第二天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她又唤起她的希望，朝山上跑去

一口气就跑上喜雨亭。山上一个人影也没有，鸟儿还很安静的睡在窠里。湖面被雾气笼罩着，似一个无边的海洋。侧面宝石山的山尖，也隐没在白的大气里。只山腰边的丛树间，还依稀辨出是正隐现着几所房屋。阿毛凝望着玛瑙山居的屋顶，她把所有的能希望的力，都从这眼光中拂去。她确确实实在夜深时候；还听出他们所传出户外的笑声，而她又断定那笑声中正是有一个声音是她所想慕的那高大男人。她等着他来。她在喜雨亭呆等了许久，而他竟不来。雾气已看看快消尽了。白堤已迷迷糊糊在风的波涛中显出残缺的影。于是她又向绝顶跑去。她似乎入了魔一样，总以为或者他是已先上去了。既至跑过抱朴庐，又到炼丹台，还不见人影。她已微带了失望的心情，慢慢又踱上初阳台。初阳台上是冷寂寂的，无声的下着雾水，把阿毛的头发都弄潮湿了。这里是除了十步以外都看不清，上，下，四周都团团围绕着象云一样的东西。风过处，从云的稀薄处可以隐约看出一块大地来，然而后面的那气体，又填实了这空处了。阿毛头

昏昏的，说不出、那恐惧来，因为非常之象有几次梦境，她看见那向她乱涌来的东西，她吓得无语的躲在石龕子里，动也不敢一动。正在这时，她仿佛又看见那路上，正走来二个人影，并且象极了她所期望的人，于是她又叫着跑下去，然而依然只有大气围绕着她。她苦恼极了，她疲惫极了，却还打着勇气从半山亭绕到赤壁庵。庵里蹿出两条大黄狗朝她乱吠，她才又转到喜雨亭。到喜雨亭时，白堤已显出在灰色的湖水里，而玛瑙山居的屋顶是更清晰的，又被许多大树所遮掩的矗立在那路旁的山嘴上。她看着那屋顶又伤起心来，而且哭得很厉害，大声的抽咽着。

她想起昨夜的挨打，她不知这打是找不到偿还的。她很恨，又不知恨谁，似乎那男人也不好。而阻碍她的是阿婆，是所有人，实实在在确是小二阻碍了她。如若她不嫁，那自然别人不能藉口她是有丈夫的人而拒绝别人，她真有点恨小二了。她又无理的去恨那男人，她为他忍受了许多沉重的拳头，清脆的巴掌，并且在清晨，冒着夜来的寒气；满山满谷的乱跑，跑得头昏脚肿，而他，他却不知正在什么地方睡觉呢。既然他并不喜欢她，为什么他又要去捉弄她？现

在她是不知怎样来处置自己了。当她趁着一点点曙光跑出家门来时，她是没有料到她还该带着失望和颓丧又跑转家门去的。但是无论如何她总不能便留在这山上而不回去。假使竟象她所想的，那男人便在这有着浓雾的清晨而把她带走不是顶好的事吗？

雾还没向山顶退完时，纷纷的细雨就和着她的泪一同无主的向四方飘。葛仙祠的老道士在这时趿着草鞋下山来了，是往昭庆寺去买豆腐的，看见阿毛坐在石磴上不住的哭，就问：

“一清早，什么事跑到这里来哭？小心受凉了，要病的！”

阿毛觉得有人正在可怜她，反更伤心了。

道士等了她半天，不见她答应，而且哭得更有滋味一样的，便手套着竹篮，从石级上又走下去，口里一边说：

“好，我去叫小二来。”

“求你！不要说，我马上就回去。”她跳起了，一把抓住了那道士。看见他已点了头，自己才向山下蹿去，但立即又转过身来，加上一句叮咛：“青石师父！求你呵，不要说起这回事吧”

于是她一边拭着泪，一边连跑带跳的回到家里去。小二问她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她说到厕所，砰的一下，小二又打了她：“你这娼妇，又扯谎！我就刚从厕所来。”

她不做声，转到厨房去煨早粥。打开厨房的侧门，她看见隔壁那粉红窗帷还没掀开，依旧静静的垂在那儿。

第三章

自从这次挨了打后，阿毛就不再挨打了。虽说阿婆还是不快活她，却找不出她的错处来。小二有时觉得她近来更其沉默了，又瘦得可怜，想去问问她是

否有病，而又为她的冷淡止住了。说恨她没有讲话，又说不出口，所以小二只好也默着。常常当两夫妇单独在一块，阿毛就装睡着。小二也知道，有时受不了那静默，就站起身走到院坝去。在阿毛自己看来，或是在什么人跟中看来，她都太够柔顺了。然而在家庭的空气中，总还保留着一种隔阂，如同在平地上的一道很深的沟。就是说无论阿毛怎么在耐心的操作，那耐心却只能表白出她的心心的倔强，而阿婆，大嫂……一切人都看出那倔强的心，是跑得离这家非常之远了

其实在她自己呢，她是不愿再计较到这些事了。她也不再希望，她觉得一切都无望。她想：“也好，就如此过一生吧！象我一样的命运，未必会没有！”

然而她却并没有就不再继续她的梦幻。从前在这梦幻中是紧咬着一颗跳跃的心，极望她梦幻的实现，现在呢，现在却只图能在梦幻中味出一点快乐的甜意，作为在清醒时所感到的悲凉的慰藉就算了。但在夜静后，所现出的一丝笑意，能抵得从梦境里醒来后的一声叹息吗？那萦回流荡在黑暗的寂寂的小房中的

叹息，使得她自己听来都感到心悸，而又流着泪，她自己也不懂为什么那叹息会发出那样悲凄的音。

无论什么人都是如此，在一种追求中去生活，不怕苦恼得使你发颠，然而这苦恼却在另一方面又含有别一种力去安慰你那一颗热中的心。只是象这种，象阿毛一样，只能在无人去扰搅她时，为自己愿意找点可以暂时麻醉那悲苦的心灵，便特意使自己浸沉在一种已认为不必希望的美满生活的梦境里，真是想不出补救的可怜！

阿毛偶尔也一望那对屋的人，常常穿一件大衫在游廊喂鸟食的女人，不过瞬间她就掉转眼光来，似乎怕看见什么可以刺痛她心的事物。

更其使阿毛不愿常见的，还是住在阿毛左边山坡上的一个苍白脸色的年轻姑娘，她常常斜倒在一个世界上最和善的美貌男人的臂膀里，趿着一双嫣红拖鞋，在碎石的曲折的小径里，铿铿锵锵的漫步到阿毛她们的院坝边，站一会，或者坐在路旁的岩石上。两人总是那样细细柔柔的谈谈讲讲，然后又拥着，更其

悠悠闲闲的走回去。并且几乎每天她和他都要并坐在一张大藤椅里，同翻着一本书，或又谐和着高低音在共唱着一首诗歌。也许阿毛是由于觉得她是太幸福了，所以怕看见她，怕看见了她，会相形出自己的不幸来，又感到伤心，阿毛总也愿意自己能快乐点才好。其实，那女人却正感到比阿毛更其应该的难过，因为她的肺病是很重了。不过在阿毛眼中看来，即使那病可以治死她，也是幸福，也可以非常满足的死去。

阿毛不愿出去玩，怕看见一些足以引自己又陷在无望的希望悲苦中去，阿毛也不愿和家里人以及阿招嫂等谈讲，怕让自己更深切的懂得她自己也正是确定属于她们那阶级的人，并且还常觉出她们的许多伦俗处。所以她终日埋着头做事，做完事，就呆坐着，或呆躺着，简直不象从前终日都徜徉在这里，或又躲躲藏藏的在那里了。

阿毛病了，她自己不知道，她不知道她发青的脸色比那趿着拖鞋的女人的苍白还来得可怕。她整夜的不能睡，慢慢的便成了习惯，等到灯一熄，神志反

清醒了。于是又恣肆的做着梦去。天亮时，有点觉得疲倦了，但是事情又催促她起来。她不愿为了这些又去让阿婆骂她懒，她又并不觉得那些操作会有什么苦，有时又故意让柴去划破自己的手，看那红的鲜血一颗一颗的冒出皮肤来。又常常一天到晚都不吃一口饭。有天小二实在忍不住了，就问她，辞色之间是非常现着怜惜的样子。

没有人去理会她，她也并不知道有病，但一有人去体惜她，她就又觉得真的已病得很深了。因为太悲痛了自己的得病，便又似乎应该去怨恨许多人，这病总不是她自己欢喜它而寻找得来的’她看着小二那忠厚的脸就怪声的笑起来：

“放心！我不会马上就死去的！”她那直向小二射去的两道眼光，却明明是显出那怨毒的意思，而且话也是如此话：“放心！总有一天我就会死去的！”

她自己毫不思量的把话乱投过去，小二自然正如她所愿的感出那话的锋芒了。而她自己就会好过些吗？当她未曾说话以前的心境，也许还平静点，为了

那言语进出得那样伤心，又加上从空气中再传来那音调的颤抖，反把那种本不甚凄怆的情调，更加浓了。她好象真的又觉得没有一个人不乐意她死的。而这病就是所有一切人的对于她的好意，她忍不住又要哭，垂下头去抚弄那短衫的边缘。

小二本是一番好意问她，得来的却正是相反的恶笑，心也恨了，只想骂她，又看见她那低着头默坐着的样子，显得也很可怜，便制住他自己的怒气，大踏步跑出去了。

如果小二能懂得她的苦衷，跑过去抱起她来，吻遍她全身，拿眼泪去要求，单单为了他的爱，去山珍惜她的身体，并发出千百句誓言，愿为他们幸福的生活去努力，那阿毛又重新再温暖起那颗久伤的心，去再爱她的丈夫，去再为她丈夫的光明的将来而又快乐的来生活，也是不可知的事。无奈小二，他只是一个安分的粗心的种田的人，他知道妻是应该来同着过生活的，他不知道他却还应该去体会那隐秘着的女人的心思。也许这又是阿毛的幸福，因为在他那简单的，传统的见解上，认为更是他妻的不对，更去折磨她

也有之的，那末阿毛就可以永远沉浸在她的梦幻中。

阿毛看见小二出去了，觉得他冷淡得很，简直是非常之狠心，因此她更大颗大颗让眼泪直抛下来。

后来阿婆也觉出她的病来，看见她茶不思，饭不想的，疑是有了喜，倒反快乐，也愿意宽待她些了。觑着在无语把一双手浸在凉水里洗衣服的阿毛，这老婆子就大声喊着说：

“放在那儿吧。今天你起得太早，去躺一会儿吧！”

家里人又都似乎对待她很和平了，不过她依然还是那样从不见一点笑容在脸上，让人放不进一点好意去。

是八月的一天了，阿毛病还没有好，她依然起得非常早，早得院坝里还没有人影来往。头是异常的晕眩，她近来最容易发晕，大约是由于太少睡眠，太

多思虑的缘故。但她还是毫不知道危险的，任这情状拖长起去。譬如这早上，已有了很凉的风的早上，本不该穿着薄夹衣站在大柳树下，任那凉风去舞动那短发。而且她把眼睛就放在那清澈的湖水上，心更比湖水还荡漾在更远的地方去了。看见在天空中飞旋的鹰鸟，就希望自己也能生出两片强有力的翅，向上飞去，飞到不可知的地方去，那地方是充满着快乐和幸福。所以她又常常无主的望着天，跟随着那巨鹰去翱翔。鹰一飞得太远了，眼力已不能寻出那踪迹，于是又把那疲倦的眼皮阖下来，大声的叹着气。

她正凝望着那天际线出神的当儿，一只手却拍在她肩头，她骇了一大跳，原来是阿招嫂，也没有理好发，衣裳还是歪歪的披在身上。

她痴疑的望着阿招嫂，觉得她也瘦了些，她是自从七月一里分娩后就不常见了的。

“喂，你没听见吗，是那儿来的哭声呢？”

阿毛还没答应出她有没有听见，阿招嫂又用力

拍了她一下，“听！”并且现着一副紧张的脸。

她觉得很可笑，什么事该值得那样去注意？然而同时她也听见了，那哭声真来得那样悲痛，那样动人！

慢慢她们都听出那哭声正是从她们左边那山坡上所传来，阿招嫂又拖着她向那哭声处走去。一直走到最后边的一所洋房了。她已不敢再继续去听那激昂的狂乱的痛哭，不过她又不知抵抗的随着阿招嫂走上那游廊。房里的听差已看见她们，也没有来禁止，都木偶样的站着。从靠东边的纱窗望进去，她们看见那钢丝床上，平平的无声无息的躺着那苍白脸色的姑娘。她的脸色是比平常更苍白了，盖一床薄花毡，眼睛半闭着，眉毛和柔发，都显着怕人的浓黑。那美男人呢，就挣扎在两个年轻朋友的怀抱里痛哭，硬要扑到那死尸身上去。阿毛望了那女人半天，想不出什么来，只觉得那情景和哭声忽然变成了一种力，深深的痛击了她的心一下，便摔脱阿招嫂的手，跑回去了。

阿婆，大嫂听说那娇美的姑娘死了，都跑去瞧

，也都带着叹息回来。整天，她们又都在谈讲到这事

到下午，由几个人抬来一口白木棺材，又听到那更其放纵的可骇的哭声。不久，又由几个朋友送着那棺材出去了。阿毛坐在门边看着那匠人在不平的石级上，很吃力的走下去，好象她自己的心也消失在一个黑洞里面。

那棺材中，不就是睡的阿毛所怕见的最以为幸福的人吗？那病，那肺病，就真的无情的致死了她，使她不能不弃了她的一切福乐而离了尘世？可是她是不是象阿毛所想，她死是很满足了的呢？

阿毛望着那慢慢隐灭去了的棺材，就是那女人最后的一点影，阿毛真想哭了，觉得一切都太可悲。一切的梦幻都可从此打碎去。宇宙间真真到底有个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！到头来，终得死去！无论你再苦痛些也好，再幸福些也好。人一到了死，什么也一样了，都是毫无感受的冷寂寂躺在大地里。那女人不是阿毛所最以为幸福的吗？然而到现在，她还不是毫无所知的一任几个穿短衣的匠人把她抬着，远离了她爱人

的怀抱，而抬到不可知的陌生地方去了？

从此，阿毛不再嫉妒那死去的人了。她也没觉得那死有什么可怜，她只感到这个生是太无味。她想，假设她现在是处在一个很幸福的地位，她也不会不因了这女人的死而想到一切事去悲伤。

这一整天，什么人都该看出阿毛是完全浸沉在深思里过去了。

那可爱的苍白脸色姑娘的死，给与阿毛思想上一个转变，使她不再去梦想到许多不可能的怪事上去。不过她的病却由此更深了，而阿婆已知道不是喜，好象很恼了她一样，时时要拿话来刺她。好在她自己并不在乎，也不把那些话放在心上。直到她实在不能起来的霉天，她为了不愿把那空气弄得太不安静，她恳求的对小二说：

“拜托你，帮我一点忙，请阿婆原谅这个吧：我今天实在起不来，好不好让我静静的躺一会几？”

小二摸她的手，觉得异常烧热，又瘦。本来已起身了的他，又倒下去吻了她一下，并去摸她全身，身上也如手一样的热，微微的渍着冷汗。小二觉得她很可怜，又觉得自己很抱歉一样，好久都不很理会她了，只因她癖性怪，自己不好说话。小二抚慰的向她说：

“不要紧，你放心，多躺躺吧！我明天会替你请个医生来看看。”

她只凄然的一笑，又有声无力的回报了小二一个“呒……”

到第三天，她父亲，阿毛老爹也来了。老人家依然很健壮的走了来，同亲家还没交换上三句话就到阿毛床面前了。阿毛把手递给他的，两人都哭了，都说不出一句话。相别还不到一年，而他以为很可以放心嫁出去的活泼女儿，是变到他一眼已认识不清的一个无生气的瘦弱女人了。他哽咽的说：

“唉！……我害了你！现在我来接你，你跟我回去吧！呵，阿毛，同爸爸回去呵。”

阿毛紧紧的抓着她父亲，眼泪乱流，想能同着父亲回去也好。然而最后她又摇头，说什么地力都一样，又说父亲难得来，她病还不知会好不会好，来了就多住几天，让她多看看他也好的。

父亲很伤心的依着她的话暂时留下，不过，只住到第三天，他便发誓他宁肯死，他不愿住在这儿了，他受不了她那种沉默！他看她无声的流着泪，又找不到她的苦痛，问也问不出。于是他苦恼的忍着心回去了。

医生来过一次，看不出什么病，开了一个药方也就去了。

阿婆总说不出对于她的不满来。又疑心她向她父亲说了什么歹话去，所以他去时是现着那样不痛快的脸，又疑心小二也偏护了她，接连两个晚上都睡得

非常迟。

其实，只过得两天，小二仍然不很留心了。夜晚，黑寂寂的，她不由不再想起许多事，因之，只望天快亮，听到点外边的闹声，把心事混过去就好。但夜又长，等着等着，她说不出那苦恼来，她很希望那庵里的彻夜的木鱼声会传来，那单调的声音不是很可以催她暂时睡一下吗？或是有点别的什么响声也好，好把她不定的心又引开一下去。

有一夜，当她刚刚想到一个人死去的事，而伤心起来，而长长的叹了口气后，那声响，那凄侧的声响，又传来了。那是她从前有一夜听过的，就是她右邻的人所弹奏出的提琴声，那歌调在那弦上是发出那样高亢的，激昂的，又非常委婉凄侧的声音，阿毛又想哭了。她从前懂不了那音节的动人处，为什么会抓着一个人的心，使你不期然的随着它的悲楚而留出泪来，现在呢，她觉得那音调是正谐和于她的曼声的长叹。那末，在那音调里面所颤栗着的，是不是也正同于她的那颗无往而不伤的心呢？

她怀疑得厉害，到底那对无忧的美夫妇，为什么要在这夜深奏出如许动人的哀音？她拚命挣起来，走到屋外，从玻璃窗望去，在明亮的电灯光底下，她把那女人望得清清白白的！那女人，她披着一件红的大衫，蓬乱着一头短发，手抱着一件东西，狂乱的摇摆着她半身。那声音便从那不知名的东西上所发出。忽然，那女人猛的又掷了那东西，只听见砰的一声，连女人也倒了下去。许久，许久，又都寂然。灯光从墙上反射出很明亮的光照到好远。

阿毛很想跳到对面去，抱起那女人来哭。那女人曾和她谈过一次话的，是如何的和蔼近人呀！为什么她也会独自在夜深如此的悲苦？她不是也现得几多幸福的吗？

阿毛在露水很重的夜里站了许久，心就盘旋在那间精致的，倒有一个美女人在地毡上的房子里，直到阿婆咳嗽，才又惊醒了她。她只得又勉强一步一步慢移回房去。她本只以为幸福是不久的，终必被死所骗去，现在她仿佛又以为根本就无所谓幸福了。幸福只在别人看去或羡慕或嫉妒，而自身是始终也不能尝

着这甘味。这又是她刚从这个女人身上所发现的一条定理。她辗转思量了一夜，她觉得倒不如早死了好。

这夜过后的第二个夜晚，小二刚睡熟，便被他妻的转侧所扰醒。她揪着被角把身子弯成一团，不住的喘着气。小二也骇倒了，一摸她，满头浑是汗，身上也是的。而且刚当小二的手一触着她时，她从咬紧的牙关放出一声尖锐的叫。但小二再问她，她又默然了，且强制住那喘气。

小二起身去把煤油灯点亮了。她两眼直瞪着，两手紧箍住肚子。小二再三的问是不是肚子痛，她才点了一下头，立即又大声的喊道：“放心！不要紧的！”

一阵已比一阵厉害，脸色惨白得怕人，于是小二去敲前房的门：

“大嫂，大嫂，请起来一下，阿毛病得很厉害

了呢！”

大嫂看见她时，直叫了起来，只喊：“怎么了，怎么了，你，阿毛？”

大哥也走了来看，阿毛把被角咬着，手扳着床缘，直望着他们摇头，意思是说不要紧的样子。

这时阿公阿婆都醒来了。阿毛也强制不住，时时大声的叫着。小二去替她抚摸，她猛然推开他的手去，并且叫道：“不用！不用！水！拿点水来！”

小二捧过水去，她一下就吸干了。但更呻吟了起来。大哥断定吃了什么东西，问她，她还是乱摇着头。

阿婆又嚷起来，说是好好的人，要吃什么东西来骇人，反威逼她说出。

不久，她又平静下去，弱得一点力也没有，小二走拢去握着她，她又哭了，她嘶声的说：

“原谅我吧！迟早我总得死，现在死了，免得长年躺着来折磨你。我不好的地方，你就忘掉了吧……”

她又把眼光望到大嫂去，微笑的点着头，说：

“谢谢你一切，阿毛死了，来生投报吧！”

大嫂倒被她的样子弄得也哭泣起来，劝着她不要焦急，病总有天会好的。

但猛的她又剧痛起来，她在板床上打着滚，口里叫着：“痛死我了！痛死我了！”

小二用力的去抱她，扳着她问：

“说呀！你吃了什么了？”

她哑声的嘶喊着，又怪声的笑了起来，在垫被下抓出一大把火柴杆来抛出：

“是的，我吃了！我吃了！我现在就会死去！我现在就会死去！”

大哥拔上鞋就朝昭庆寺跑去赶医生。

但等不了医生来时，她已在狂乱的翻滚中，又把自己毫无声息的攒在床上了，大张着口，朝上面呆望着。

小二走上去：“阿毛！说，为什么你要寻短见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就是懒得活，觉得早死了也好。”

小二还想再去问，她作了一个手势，小二就停止了。这时从右邻又传出那动人的哀音。她咕噜着：“唉！什么事都从此完了！”

小二再去看她，她已死了。在肚腹间还不住的起伏着。

于是一片哭声号啕起来。同时，那提琴声就又慢慢低沉下去，且戛然便止住了。